



「资深年轻人」陈少琪：

在机遇面前要好好锻炼 是音乐选择了我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
知名音乐人陈少琪的社交账号简介是“资深年轻人”。他写过三千多首歌曲，监制过的歌曲则有五六百首，是《夕阳之歌》《风再起时》到《灰姑娘》《红绿灯》等歌曲的填词人，多年来一直佳作不断；他担任过音乐制作人、演唱会总监、电影监制；同时还是摄影师、画家、模型发烧友，其兴趣之广泛、活力之无限，让许多二十来岁的年轻人

都要感叹一句望尘莫及。他也是最早来到内地发展的香港演艺界人士之一。从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、2008年北京奥运、2010年上海世博会，知名音乐人陈少琪用他的创作见证着国家的进步。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当下，陈少琪又带来歌曲《前》以及系列微电影《出发2022》。

这位永不停步的“资深年轻人”会如何回顾自己这十年的创作生涯？作为一名在内地生活十多年的香港人，他如何看待内地和香港的关系？以下是他的自述。



陈少琪花三年时间搭建出城市模型



陈少琪

在内地 为08奥运和上海世博写歌

我在2005年左右来到内地，原因有很多：一是香港有几位巨星相继陨落；二是我看到内地乐坛自《超级女声》之后开始崛起；三是我在创作上有点“贪心”，希望在内地市场留下一点足印。

来到内地时我40多岁，如果继续留在香港，靠着版税和那里的工作，可以不愁吃穿。但我偏偏有种“收集闪卡”的心态，希望不同年代、不同地方的歌手都能唱我的歌。我一直觉得内地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，当年我听到姚贝娜唱歌，那么好的一个声音，怎么会不想跟她合作？于是我主动向迪士尼提议，邀请她唱《冰雪奇缘》中文主题曲《随心吧》；后来听到毛不易唱《消愁》，觉得他唱得太好了，便邀他合作了《寻梦环游记》的中文主题曲；最近播出的《声生不息》，看到从17岁的炎明熹到70岁的林子祥都唱我的歌，我就很开心。

从2005到2006年，我已经开始陆续接到内地的工作机会。但我真正站稳脚跟是在2007年。这一年，我的幸运又体现出来了。那一年是香港回归10周年，也是北京奥运的前一年，“四大天王”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文艺晚会上合体演唱我写的主题曲《始终有你》。奥组委领导看了表演后，马上邀请我和作

曲者金培达去北京。我们花了一整个通宵，写出奥运倒计时一周年的歌曲《We are Ready》。到了倒计时100天的时候，我与小柯（柯肇雷）共同担任监制做出《北京欢迎你》，一出来就爆了。同年10月，陈嘉上导演的电影《画皮》上映，由我填词、张靓颖主唱的主题曲《画心》也火了。那一年的中国移动彩铃榜上，前三名里有两首我的歌。在此之后，我在内地的工作就开展得非常顺利了。

分享一点北京奥运歌曲的小秘密。《We are Ready》刚出来的时候有批评的声音：为什么要用英文？其实我们是设计过的。倒计时一周年要明确告诉全世界“准备好了”，所以《We are Ready》要用英文。到了倒计时100天，歌曲主题变成“欢迎大家来做客”，因此《北京欢迎你》第一句就是“我家大门常打开”。

所以，我的第三层幸运便是赶上这个时代。从小时候蹲在骑楼底下写歌词开始，我便觉得是音乐选择了我。一路上，我遇到了很多非常棒的机会：参与了中国的两个迪士尼乐园——香港迪士尼和上海迪士尼的主题曲创作，为香港回归、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都写过歌……能够亲身参与到这么多大事中，我还有什么遗憾呢？

回归25年 年轻人要向前看

刚刚提到，我在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首《始终有你》。还记得写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的出发点就是“感谢香港人”。当中有一句歌词“感谢你，小天地，创天地”，我要感谢的就是所有香港人，无论是做音乐的、搞金融的、或者是体力劳动者。正是因为有他们，香港这么小一个地方，才能够把音乐输出到全亚洲，能够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，能够有如此繁荣昌盛的面貌。

如今又是15年过去，我在今年为香港回归25周年写了主题曲《前》。这一次，我想要提醒大家：向前看。《前》是一首励志歌曲，我在里面写“在这机遇面前，希望面前，好好地锻炼”，香港经历了疫情种种磨难，希望香港人仍然能保有一往无前的精神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。

除了《前》之外，我还担任了《出发2022》系列微电影的制片人。电影的主人公是四个1997年出生的年轻人，他们都是25岁，与香港命运相连。电影展现了他们在面对事业、爱情、亲情、友情和疫情的冲击时，如何闯出自己的一片天。

作为一个在内地生活了十几年的香港人，我现在感受到一种义务，要把香港人在内地工作生活的真实情况带给香港观众。有时候我有点无奈：回归了这么久，很多香港人对内地仍然不了解。我去年已经做了系列纪录片《起跑线》，同样以香港年轻人为主角。我先拍了《台湾起跑线》，展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工作和生活。有朋友看了深圳南山和前海那一集，问我“这是哪里？好像日本银座啊！”其实香港到深圳只需要15分钟，但他们对深圳的了解只停留在罗湖商业城。还有一集，主人公是一对香港小夫妻，他们在广州开一个小小的街角咖啡店。我拍他们的住处、他们女儿怎么上学等生活细节，很多人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真实的内地生活。10集《台湾起跑线》还没拍完，我就接到了拍《起跑线·全国篇》的任务，另一队摄制组马上去往北京、成都、武汉等10个内地城市，拍在那工作生活的香港人。

这证明，我的想法是对的：香港与内地要交流，要沟通，才能更了解彼此。

A 几十年 只做创作这一件事

我今年57岁。这几十年，我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创作。

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。第一层幸运是天分。对我来说，创作有点像手机的预装程序，好像一出生就自带了。我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骑楼底下找个小箱子当书桌，把披头士、卡朋特等外国乐队的歌填上中文词，用词、押韵都有板有眼。小时候还爱画漫画，画完之后就“逼”着哥哥姐姐边听边听我讲故事。到了十几岁的时候，我挣到钱买了人生第一台胶卷相机，由此开始摄影。

第二层幸运是际遇。我的家境不算好。但我在四兄弟姐妹里年纪最小，哥哥姐姐出来工作后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，给了我选择工作的自由。我从来没想过做什么可以赚更多钱，在机缘巧合之下，我因音乐被大家认识，大家便把我定位为音乐人。但我从来都是个横向发展的人，摄影、画画、做模型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。这些事情虽然不赚钱，但我很享受：我开过画展和摄影展，不过作品都是非卖品；我花了三年时间做了一个日本京都的微缩模型，去年刚完成。即便在音乐领域里，我的身份也很多样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岗位是我没做过的。

填词是我在音乐行业的起点。我在20世纪80年代刚入

行时，香港乐坛堪称“群星闪耀”：Sam哥（许冠杰）把草根歌曲写得入神入化，郑国江老师的歌词意境优美，林振强先生擅长写非常深刻的情歌，卢国沾老师一句“大地在我脚下”（1986年电视剧《秦始皇》主题曲）就把帝王霸气写得淋漓尽致。但我一直有个理念，艺术创作就应该做出不一样的东西。所以前辈对我们的影响是“反面”的，我避开他们走过的路，做出自己的特色。要在芸芸高手中间闯出一条路的确很难，但如今看来，我算是做到了。有网友评价我的歌词有电影感和都市感，的确如此。比如我写《红绿灯》《洛错车》《分手总是在雨天》，歌词里出现的看着红绿灯过马路、坐公交车下错站、在下雨的街角重逢旧情人等画面，都是非常城市的。在一段时间里，写这种都市风格的人相对比较少。

我有一套自己的创作方法。每首歌都会先找一个创作动机，刚入行的时候不熟练，我会先写文案。用《红绿灯》举个例子吧，这首歌想用红绿灯来比喻爱情中踟躇不前的感觉，我先写出一段要表达什么内容。写完后再看，如果觉得足够吸引人，才动手将这些内容写成歌词。歌词写多了，我慢慢可以只列出要点；写到1000首左右，要点已经在我脑子里，就不用写文案了。

B 用音乐 为歌手写人生日记

我喜欢跟歌手长期合作。了解一个人之后再为他写歌，先不管歌曲红不红，但一定更容易“人歌合一”。《红绿灯》是我给郑融量身定做的，她身材娇小，我觉得她可以把小女生在感情里患得患失的感觉演绎得很到位。如果这首歌给陈慧琳、梁咏琪这种“高妹”来唱，就没什么说服力了。

有时候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在用音乐给歌手朋友写人生日记。比如梁咏琪，她23岁时，我给她写《我钟意》，让“文青”成为她的标签；她25岁的时候，我给她写《25》，她遇到感情问题的时候，我给她写《给自己的情歌》。又比如张学友，据说我是给他写了最多歌词的人，总共109首。

写过那么多歌，有几首让我觉得百味杂陈。一首是写给梅姐（梅艳芳）的《夕阳之歌》。这首歌与陈慧娴的《千千阙歌》翻唱自同一首日文歌，后者的填词人是林振强，虽然跟他“同题作文”，但我并不觉得有压力。其实当时

香港乐坛一共翻唱了三四个版本，除了大家最熟悉的这两首，Blue Jeans乐队也出一个版本。《夕阳之歌》我写了两版。第一版是普通的男女分手情歌，但在录音前两天，梅姐说她刚接了徐克导演的《英雄本色3》，想把这首歌推荐给导演，但歌词要推翻重写。我用一天赶出新版的歌词，写的是梅姐在片中饰演的那位江湖大姐大的内心挣扎。我当时想的和写的都是电影角色，谁曾想到十几年后，梅姐在最后的演唱会上选择了这首歌作为自己的告别曲。在她最后一次公开演出中，我坐在第一排，看着台上的她穿着婚纱唱出《夕阳之歌》。那种感觉已经超越了难受，没法用语言来表达。

另一首是写给哥哥（张国荣）的《风再起时》。这是他的告别演唱会主题曲。有一天，我跟他和他的恩师黎小田一起在香港中环吃饭，当时我一秒钟就想到“风再起时”这四个字，简直好像有人在背后告诉我一样——哥哥的成名曲是《风继续吹》，他如今隐退，不如就写一首《风再起时》。哥哥听了之后，很快就把副歌哼了出来。他一边哼，黎小田一边记，20分钟不到，这首歌就基本成型了。黎小田马上整理出简谱，抄了一份给我回去填词。所以我写歌词的时候连demo（样带唱片）都没有，还挺少见的。歌词里有一句“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”，但我没想到，2003年，我亲眼见证了哥哥的灵车驶出时，路两旁的歌迷一边哭一边鼓掌送别他的场面。

还有一首为罗文写的《留给这世上最美的人》，他离开后，大家常用这首歌送别他。我还记得，那张专辑里的很多照片都是我给他拍的。

写歌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想到以后会有如此伤感的事情发生。填词人有时似乎一语成谶，但其心里并不好受。那几年，我见证着老朋友一个个离开，巨星一颗颗陨落，如今再听这些歌曲，仍然觉得非常遗憾。

C 港乐未死 新人需要一盏聚光灯

这二十年来，很多人都喜欢说“港乐式微”甚至“港乐已死”，但事情不可以这样看。香港流行音乐之所以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如此辉煌，是因为我们起步早，所以可以辐射到全国，巨星如张国荣甚至红到日本韩国。客观分析，香港流行文化曾获得的关注是不成比例的——当时香港只有500万人口，但几乎全中国、全东亚都在听粤语这种只

有看字幕才能懂的语言。到了后来，各地乐坛逐渐发展，大家便没有必要只听香港流行歌了。所以不是港乐不行了，而是聚光灯在千禧年之后转向了别的地方。

我认为香港从来没有离开舞台，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变成了在暗处起舞，别人看不见。“港乐式微”这种说法是巨大的：拼市场，我们拼不过，但如

果拼歌曲质量，香港未必会输。现在的香港乐坛更加百花齐放，不再是“鱼蛋歌”（易入口，但没有内涵的歌曲）的天下。某种程度上，当代年轻人甚至比我们做得更好：因为当年做音乐可以挣到钱，做得好是应该的；但现在市场低迷，做音乐的回报率变低，但他们仍然在坚持。

倘若聚光灯再次照过来，你会发现香港音乐人依旧优秀。比如，几年前湖南卫视把聚光灯打向邓紫棋，她被看见了；现在《声生不息》这个节目把聚光灯打向炎明熹、曾比特，他们也被看见了。近几年，内地年轻人中间流行起“怀旧港风”的热潮，很多人把香港的老歌翻出来听，我觉得有几个原因：一方面是出于审美疲劳，老实讲，近年不少歌曲颇为套路和重复，大众听多了会疲劳。而大家很久没关注港乐了，



陈少琪监制的《出发2022》6月25日在香港首播

如果突然听到《夕阳之歌》之类的老歌，会觉得很有趣——当然，这也证明了我们当年做的东西的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另一方面是媒介的导向作用，从去年的“湾区升明月”晚会到今年的《声生不息》，港乐再次成为舞台的主角。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5周年，我现在看到灯光重新打在港乐身上，期待这种“聚光灯效应”能让港乐走得更远。